

郑尔奎——著

青谷穗

郑尔奎

一位农民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守望

一位长者的人生步履和岁月锦囊

一位父亲的责任传承和诗书远方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郑尔奎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谷穗 / 郑尔奎著.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670-1284-4

I. ①青…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3280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oucpublishwx@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王 晓
电 话	0532-85901092
印 制	潍坊鲁邦工贸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6 mm × 220 mm
印 张	16.75
字 数	322千
印 数	0-1000
定 价	36.00元

序

一首关于家园的诗

爸爸要出书了。我并不惊讶，因为在我心中，爸爸无所不能。

爸爸会种地。“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在二十四节气轮回的四季里，爸爸深谙庄稼的成长规律，种小麦，掰玉米，播黄豆，刨地瓜。春耕夏作，在每个收获季节，爸爸总是说，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爸爸爱好文艺。年轻时登过台，唱过戏，参加过村里的杂耍队，会舞狮，会耍龙，演什么像什么，还因此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戏曲名段、传奇故事，他娓娓道来，绘声绘色，常常让听者入神，唏嘘慨叹。

爸爸能写会画。书法漂亮，尤其是一手毛笔字，每年春节，街坊邻居都买来春联纸，请爸爸写春联。爸爸会画画，小时候，爸爸经常将我的课本包上书皮，郑重写上书名和我的名字，还会写上几句勉励的话，然后画上几笔简笔画。我的课本常常让老师惊讶，这是谁给你写的，谁给你画的啊？

爸爸心灵手巧。小时候给我们制作玩具，用秫秸扎一把手枪，做一只小鸟，惟妙惟肖；用木头做一个陀螺，转得飞快。上小学的时候，爸爸用年画和秫秸给我和哥哥做了一个八卦风筝，每到傍晚放学的时候，就带我们到田野里放风筝，风筝飞得好高好高，我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后来这个风筝在学校比赛中获了大奖。

爸爸会品茶。爸爸一生不好酒，就好茶。喝水必喝茶，不管什么样的茶，

是包装得简陋还是富丽堂皇，爸爸一看一品就知其品次。爸爸从来不迷信包装，也不十分相信价格的标签，看重的就是货真价实，真实体验。

爸爸无所不能。爸爸能出书，是因为爸爸是个读书人。

我深信爸爸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虽然他只上了6年小学，就是这点墨水，足以支撑起他的文化人生。爸爸能读书看报，能写会画。过去街坊邻居常常找爸爸代写书信，代写文书，代写一切需要用文字表述的东西；找爸爸解读书报，解读说明书，解读各种用文字说明的东西。在乡亲们眼里，爸爸似乎多了一个认知世界。

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创造世界。在我看来，读书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书让人心智澄明，有了更远的梦想，同时，也因为这些梦想，会体味到更细腻的伤痛和挫折。这也是爸爸作为一个读书识字的农民所不一样的地方。梦想、伤痛和挫折构筑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爸爸60岁花甲之年开始提笔写作，10年完成近20万文字。也许创作量并不算大，但是如果联想到爸爸的创作环境，这也是个值得钦佩的数字。爸爸只读了6年小学，之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没有读书的闲暇，没有练笔的机会。60多岁的农民并不像退休人员有充裕的时间，而依旧是农事繁忙，劳作不辍。在柴米油盐的忙碌而琐碎的日子里，爸爸的写作见缝插针，点滴积累。爸爸并没有像样的书桌，爸爸的书桌是一个仅可以放上纸张的方凳，而自己是坐在马扎上写作的。凭借小学6年的学识，从提笔到构思成文，到写出文章，到形成近20万文字，实属难得。爸爸将作品取名“青谷穗”，界定了这部作品的题材和基调，但同时，也是含有作品文笔青涩、非成熟之作的意思。其实，爸爸的作品从文笔，到立意，虽不能与学识渊博的作家学者相比，但也可见到不俗的功力。

爸爸的作品，单篇成文，在10年的时间里陆续完成，如今从头细读之，作品互有关联，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世界。爸爸的作品就是关于家园的一首诗。作品围绕故乡小镇许孟镇展开，这个小镇也许是第一次正式地

被纳入文学世界。爸爸写了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亲友及街坊邻居的故事，写了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写了所经历的时代变迁、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流传在这片土地上的佳话和传说。爸爸笔下所编织的文学世界，散发着雨润大地后翻开的泥土的气息。无论是笔下北回的春燕还是青谷穗上的绿蝓蝓，无论是没尾巴老李还是常赶集的猪仔，都是最熟悉的家园印记。他笔下所描述的人物，所叙述的事件，所体现的风土人情，只留存在历史长河里，留存在在意的人的记忆里。属于沉默于缤纷当下的峥嵘岁月，也许是第一次，由爸爸隆重地诉诸笔端，展示给熟悉或者陌生的读者。这一些过往，都足以引起我们深深的敬意。无论是苦难还是伤痕，都是行走的印记。没有过去，哪有现在？这恰恰是我们的根之所系。爸爸的作品描述的是爸爸经过的路，属于爸爸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农民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史诗。

一个农民写作和出书，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付出的时间，所费的金钱，抵不上衣食住行来得实在。然而，生活中毕竟不仅仅有衣食住行，还有情怀和梦想。有人说，当人岁至深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难为自己。那么，写作，为自己立传，为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立传，正是爸爸想做的事情。

在写作的时候，爸爸常常提笔静坐，望向远处，出神冥想。岁月悠悠，青春成为往事。细细思量走过的路，大漠平川，沟沟坎坎，白云苍狗，秋染丛林。几十年过去了。祖辈曾经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父辈曾经有怎样的生活悲欢？所有的路都渐行渐远，人生不断面对离别，长亭古道，芳草天涯。一路走过，风吹过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将失去踪迹。爸爸的写作，就是为自己走过的路进行的梳理，是对经历岁月洗礼的家园的守护，是对人生的一个崇高的礼敬。

爸爸用文学笔法讲过去的故事，写身边的人。并不是家史描摹，不适合以考据的方式寻求人物和事件的准和确。爸爸写了一个时代里的一个小镇，一个小镇上的一群人，写的是这山、这水、这人；写的是岁月中的跋涉，苦难中的坚守，人情的美好，永远不灭的希望；写的是关于家园的一首诗。

爸爸要出书了，感谢爸爸再次以他的认真和执着，为儿女做出了表率。
也希望有缘的读者跟随这本书做一次精神的旅行。金风送爽，瓜果飘香，
大地迎来了收获季节。相信，你和我，都会有满满的收获。

辽阔大地，
无论丰腴还是贫瘠，
父亲是辛勤的劳作者，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如梭岁月，
无论快乐还是艰难，
父亲是忠实的守护者，
秋去冬来，春回大地。

他了解大地的宝藏，
知晓岁月的秘密，
他牵念慈母手中线，
怜惜窗前小儿女。

他的文字，
是与世界关于善与美的对话，
沉静心灵，
或为知音。

女儿 郑萍萍

2016年9月

目录

序 一首关于家园的诗

奶奶的故事001

小镇匪事005

父亲教夜校011

当老师真好013

儿女圆了我的梦016

父亲的背018

父亲烟未了021

老爸023

仲秋望月念父亲024

母亲026

口粮029

老碾033

家有长兄035

家有贤妻042

家有儿女046

求知051

女儿小时候054

我送女儿上大学057

抉择060

小妹063

大嫂067

故乡在远方071

岚山行074

亲家076

那山那人079

南山情082

野菜飘香085

摔破的陶瓷盆088

路在脚下091

山路弯弯094

伤痕097

追梦100

我和我的杂耍队102

记忆112

再回西安114

小镇狗肉香116

缘119

俺家的老邻居122

犟眼子124

外号127

谎言过后130

背河133

一段往事136

年味139

岁月与春联142

我和春联145

赶年集147

炕席150

爆花机153

又到二月二156

春燕159

黄尖子鱼162

粽子165

新《观刈麦》168

故乡山水170

瓜田里的故事172

青谷穗上的绿蝈蝈174

地瓜当家176

财神会178

信不信由你180

迷信183

十月山会186

许孟瓷189

老井192

酒魂195

饮水思茶197

今日有雨199

小镇外乡人202

打工者谈人生204

开吊车的女工207

小老丁的开心事210

卖蝉龟的小女孩213

想不到215

做点好事并不难218

常赶集的猪仔220

爷爷的故事223

吹破天227

没尾巴老李231

占卜者说233

加油啊！汶川237

附录

父亲的远方241

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246

后记252



奶奶的故事

“奶奶”，一声呼唤，这亲切而温馨的称呼，让你高兴，让你自豪，更让你幸福无限。女人一辈子，熬得子孙满堂，被唤奶奶、老奶奶，是一生的期盼。皱纹是年轮，是岁月，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喝水收个干儿子

儿时的记忆中，奶奶70多岁，弯弯的腰，驼驼的背，一双旧社会的小脚，和善的面容中流露出倔强的性格。奶奶一生行善积德，乐于助人，街坊邻居有目共睹，曾经有一件小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许孟村早年称许孟街，离马耳山约有20里地，属街店集场，做买卖的很多。我们家老宅在村子前面，门前有宽阔的场院，左侧有一眼老井，一条小道绕井穿过，延伸到远处，右前侧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柳林。

那是麦收过后的一天，天快正午的时候，空气闷热，没有一丝凉风，那柳林中的知了一个劲儿地嘶鸣。奶奶到老井打水做饭，刚提起一罐水还没落地，小路上急匆匆跑来一位挑担货的人。他张口气喘，浑身是汗，向奶奶讨要凉水喝。奶奶还没有顾及回话，行路人已急急搬起水罐要喝。奶奶见状，忙从场院边抓一把麦糠放入盛水的罐中。白色的麦糠漂浮在水面上，行路人一时很难饮下。他抬起头朝奶奶生气地瞪了一眼，说道：“看你这老人！这水俺不白喝，会给你钱的，看看你这唱的哪门子戏！”说话间周身的汗水已解了大半，随即用嘴吹拂麦糠，吹一口喝一口，吹一会儿喝一会儿，足有半个时辰。

奶奶也错过了做午饭的时间，等行路人喝足了水后，才面带笑容解释道：“小伙子，你还生气吗？谁还没出过远门，看你浑身是汗，大气还没喘过来，

急匆匆就喝，这样会生病的！”接着又说：“大娘如果不乐意，会中午饭没做，还足足等了你半个时辰？”

听完奶奶一席话，小伙子才如梦方醒，领会了奶奶的良苦用心，急忙拱手拜谢。之后，奶奶把小伙子领回家中酒饭一顿。以后的日子，小伙子还常来看望奶奶。后来，小伙子成了奶奶贴心的干儿子。

讨饭的也是人

古人戏言：一等人生在兵马城市，二等人坐落在街店集场，三等人住在荒山野岭。

小时候的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二等人也不错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家老宅子前边是集市场，逢四排九日便是马耳山后有名的大集。我家离集近，每逢集日这天，家里格外忙活，有置放东西的，有搁工具的，有亲戚有朋友，还有乡下的乡亲乡邻。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尽其所能提供方便。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久而久之，我家成了过路人、落难人的落脚点。

家里有位老妈妈，岁数与奶奶差不多，我和哥哥都喊她奶奶。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一家人，知道底细的人了解，这个老妈妈是一个讨饭的外乡人。

听母亲讲这老妈妈来俺家已有三个年头。有一年冬天，奶奶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外乡老太太露宿街头，因生病有两天没上门讨饭了。经细问获悉，老太太老家是惠民地区，因家乡闹水灾逃荒来了。奶奶听后心为所动，亲手搀扶她回家，吩咐家里人抓药看医生。当时在场有许多围观者，多数人赞同奶奶的做法，极少数人说：“说白了就是一个讨饭的老太婆，浑身脏兮兮的，郑老太太是不有点儿傻？”话传到奶奶的耳朵里，她不厌其烦地对家里人说：“讨饭吃的也是人。人人难免有落难时，人到难处想亲朋，救助这个讨饭的老人就算积德吧！”

奶奶就是这么个怪人，她认准的理儿，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

流年似水，那讨饭的老妈妈在我家住了十余载，从感情而言早已融入这个家族，成了家中的一分子。

直到1958年，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老妈妈才被党和政府接回原籍，再次回到养育她的那片土地安享晚年，这也是老妈妈最好的归宿。

为了孩子

是祖上积德还是奶奶一生行善？收获膝下满堂孙。父母生下我们兄妹六人，两个妹妹最小，是当时农村中家庭人口较多的。20世纪50年代末，农村物质生活贫乏。“大跃进”后的1960年，国家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困难，农村土地贫瘠，粮食歉收，灾荒降临。那时老百姓没白没黑，为填饱肚子而奔走他乡。

那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伴随着春荒的人们，却没有留意那山水一色、柳绿花红的大自然风光，更多的话题是议论如何不饿肚子。田野里野菜挖得已无踪影。村前的柳林里，护林员不时呼喊并追赶前来采树叶子充饥的人们。

八口之家已两顿饭没动烟火，弟弟妹妹都还小，饿得只是哭。奶奶70多岁了，那个年代也算是高寿了，身子骨并不硬朗。她弯腰牵着小弟的手说：“走！咱娘俩去南山你姨奶奶家。”母亲听了只有赞同，但考虑到一老一少，怎能走十几里的山路？忙吩咐我和奶奶同往。奶奶拄着拐棍，我领着弟弟，祖孙三人前行。翻过两座山后，天已正午，不远处便是姨奶奶所在的村子——小庄。

那年那月，老百姓有句口头语：穷怕亲戚富怕贼。为了不引起姨奶奶家人的反感，奶奶让我不要再送，让我赶回家去告知家里人不要挂念。我站在路边，望着体力不支的奶奶和早已走不动的弟弟，心中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百感交集，不知是啥滋味。

这年闹春荒，姨奶奶家新添了两张吃饭的嘴，难免有点儿慌张，闲谈间她流露出一句话：“我的老姐姐，你自个儿来多好，住个年了八载也中，偏偏带了个小孩子来！”奶奶生来性格倔强，听了姨奶奶的话心中不悦：“我就是为了孩子少挨饿，不然甭说住一年，哪怕住一天也别想留住我。”姨奶奶熟知奶奶的火脾气，赶忙好说歹说才算完事。

漫漫岁月，转眼到了岁末。年关将至，生活照旧没有新的起色。身体本来并不壮实的奶奶，在饥饿中病故。奶奶临终嘱咐母亲：“一切为了孩子，一定让孩子们吃饱。”

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人终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改革开放，普通

老百姓都步入了殷实的康庄大道。缺吃少穿的日子成为老人们遥远的记忆。将弯弯的月亮比作香蕉的孩子们已经难以想象 70 多岁的老奶奶领着饿得走不动路的小孙子为吃口饭而走亲戚的情景。然而老奶奶的舐犊之情却坚定了我们战胜艰难的信心。

在那个最寒冷最困难的冬天，1960 年 12 月 19 日，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告诉奶奶，现在我们过上好日子了。

农历二〇〇九年八月廿二



小镇匪事

大江东去带不走沧桑岁月镌刻的故事，山河依旧几度追忆夕阳下的情感。当人生大戏到了落幕之时，回首当年，那些逝去的陈年旧事，却依然历历在目，翻腾心潮。品味得失，方觉平淡是真，虽人生苦短，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老父亲已是 86 岁高龄了，生活虽然不能完全自理，出不得厅堂，须儿女侍奉，但精神依然矍铄。回想父亲的一生，历经风雨，尝尽人间甘苦，坎坷多难，曾经几度险路逢生，多亏上天庇佑，晚年得福，天赐儿孙满堂，安享人间天伦。高兴之余，父亲对我们讲述了他早年的许多传奇故事……

许孟街（现称许孟村）位于诸城市南乡，离村十几里地便是马耳山地带，是五莲县少有的小平原。因属街店集场，村里大多数人家靠做生意维持生计，农忙时干庄稼活儿，闲时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得上是衣食无忧。20 世纪 30 年代，爷爷靠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风里来雨里去，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赶上好年景，老天爷风调雨顺的话，地里的收成好，还可以勉强糊口度日。

奶奶一辈子接连生了 6 个姑娘，直到爷爷 50 岁那年才有了父亲。老来得子，一家人很是高兴，所以父亲小时候倍受全家人的疼爱。当时，一家人辛苦劳作，日子过得虽然称不上富裕，但好歹也没有饿着肚子。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国逢战乱，汉奸土匪也横行乡里。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挨饿，富人怕偷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户人家也过着终日担惊受怕的日子。

越害怕，狼来吓。那是一个漆黑的秋夜，庄稼已经陆续收进了场院，

劳累的庄户人都早早地准备休息，乘凉的人也无影无踪了。赶巧出嫁在外的大姑妈带着小孩子回了娘家，忙活了一天的爷爷也早已经进入了梦乡，街坊四邻大多也熄灯入睡。突然间，从村前的柳树林里闪出几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惊起了阵阵狗叫。接着，大半个村子的狗咬成了一片。那狗的异常狂吠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老实巴交的庄户人胆怯地躲藏在屋里，惊恐地伸着脖子张望着，心想今晚不知道哪家又要生出事端了。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掌柜的，借个宿？”门外有人敲门借宿。警觉的爷爷连忙穿衣出来开门，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吱呀”一声，门闩拉开了，还没来得及敞开门，五六个黑衣汉子踹门而入，其中一个黑衣人用手枪指着爷爷说：“放老实点，动就打死你。”那些家伙跑进屋子里，把女人们赶到一边，从被窝里拖出三个熟睡的孩子就走。此时，屋子里一片哭声，三个孩子挣扎着喊着妈妈。奶奶和大姑妈呼天抢地地哀求土匪放过孩子，那些灭绝人性的土匪，任凭奶奶百般哀求也不肯松手，抱着三个孩子急匆匆地跑出了村子。哭声、叫骂声引来了很多好心的邻居。

众邻居得知是土匪绑票，纷纷拿起棍棒镐头追到村前的河边，想救回三个孩子。一个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的土匪头叫嚣道：“都给我滚回去吧！再向前一步，我就不客气了！”话音刚落，举起手枪朝天“叭叭”放了两枪，老实的村民哪见过这阵势，不由地退了回来。

一个抱孩子的土匪，顺手摸了一下孩子的屁股，惊叫道：“他奶奶的，还是个臭丫头片子。”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河边的沙滩上。女孩子被摔得哇哇直哭，爷爷赶上来双手抱在怀里。后来我听父亲说，那个年月，女孩子是不值钱的，所以土匪不愿意绑女孩子，那次被土匪扔在河滩的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大姑妈。

三天过后，有人传信，叫爷爷拿两百大洋赎回两个孩子，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大姑妈的儿子，该怎么办？两百块大洋不是小数字，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大姑妈当时是回娘家，身上也没有带钱。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亲戚朋友也很困难。爷爷一生辛劳，又是老来添子，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赎回来。于是他求亲告友，东取西借，忍痛卖掉



了村后的二亩地，还是凑不齐。古人言：用急卖了藏天地。只好把祖上传下来的三间草房也卖掉了，这样勉强凑足了一百块大洋。爷爷忙找传话人（中间人）从中说和，确实没有办法可想了，先让孩子回家吧，以后慢慢地凑齐。

奶奶说有一件事感觉很是奇怪，那晚上孩子是在被窝里让土匪抢走的，半件衣服也没穿。两天后，大姑妈把孩子的衣服放在院子里晾晒。天黑时，孩子的衣服不见了，别的东西半点儿没丢。奶奶心里想是否传话人拿去给孩子穿了？心里有疑问，也不便询问。

许孟街当时有两百多户人家，是个杂姓村子，街上有户开面锅（面馆）的胡八，人送外号“笑面虎”，眼宽心黑能说会道，山上兵痞土匪都常来他店里落脚，据说他和土匪常有来往。迫于他的淫威，邻居称呼他八爷，背地里骂他坏八。因为只要有利可图，这坏八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一日，爷爷提着两盒点心来找胡八，想托他情面帮忙赎回两个孩子。胡八听完爷爷的来意说：“郑老二，我懂你的心情，疼儿子。不过，土匪为的是钱，孩子无大碍。古语说，财去人安乐嘛！”爷爷又说钱仅仅凑了一半，望八爷多说说好话，日后孩子回来了，一辈子不忘大恩大德。坏八好不情愿地接过爷爷的一百块大洋，在手里颠了颠，然后说：“好吧，我尽量说说看吧，都是乡里乡亲的。”

世人都说，光阴似电，日月如梭，那些日子对爷爷奶奶而言，真算得上度日如年，盼天黑望天明，期盼两个孩子能早日平安回家。又是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两个孩子的消息。因为想孩子心切，奶奶病倒了，大姑妈也整天茶饭不思，爷爷更是愁眉紧锁消瘦了许多。

没别的办法可想，再找胡八。他不耐烦地说：“土匪传话不凑齐数绝不放人。”这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巧遇顶头风。连唯一的希望都没有了，爷爷一筹莫展，失去了往日的精神。奶奶说：“老头子，你可要挺住呀！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奶奶又说：“三姑娘也该有个婆家了，看看找户有钱的人家嫁了，带点彩礼钱先赎回孩子吧。”爷爷无语。

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是枳沟街大集，与许孟街相距30里地。爷爷心里想，一来去赶个集卖点儿货，二来到远表亲家告告帮（借钱）。那年月天下穷人

都一样，表亲家生活也很艰难。爷爷没好意思把借钱的事讲出口，午饭没吃便匆匆往家赶，因肚中饥饿又加上有愁事在身，只觉得浑身没了力气。

枳沟东南方向有座庙山，山下有座破旧的山神庙，庙前有一条小路伸向远方，路边有块不大的青石板，爷爷坐下来休息。随即装上一锅子老旱烟，取出打火石点燃，狠抽了一口，鼻口喷出长长的烟雾。因倍感困倦，他便躺在大青石板上睡着了，口中的长烟斗掉落在地上。

睡梦中见一白面银须的老者飘然而至，手拿拂尘，仙风道骨，言道：“不用犯愁，孩子平安无恙，三日内便有喜事传来。”爷爷从梦中醒来，发现银须老者已经无影无踪了，方觉是梦。爷爷生性耿直倔强，从不信神灵之说，但适才梦中所见让爷爷看到了希望，一改昔日的常规，猛然翻身起来，双膝跪下，磕头念叨：“山神爷爷保佑，今小民有难，若保佑孩子平安回家，他日我定给您重修庙宇，香火还愿。”自言自语之后，精神倍增，也不觉得疲乏和困倦了，便兴冲冲地迈开大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是许孟街逢大集的日子，秋冬之交的季节，天高云淡，艳阳东起，老井那边古槐树上的喜鹊不停地叫唤。爷爷起大早，拿起扫帚清扫好久没有打扫的院子，心里预感着有喜事来临。

爷爷家住在村前，门前靠柳树林的地方是集市场。每逢集日，我家门前总是车来人往，门庭若市。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正南小路上走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赶毛驴的人，毛驴驮着两个箩筐，箩筐上面盖着菠萝、松枝叶，正直进了爷爷家大门。年老的开口喊道：“东家忙啥呢？还认得俺不？”爷爷赶忙迎了上去，顺手接过牵驴的缰绳，回应道：“快里面请！您看我这老眼昏花，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年少的中年人接着说：“俺是刘家南山人，这位是俺父亲。”爷爷说：“对不起，原来是张老弟到了。”张爷爷不再多言，将铺在箩筐盖子上的松枝叶拿掉，掀开盖子，只见筐子里面各坐着一个小孩，正是爷爷盼星星盼月亮想念着的儿子和外孙，父亲那年9岁，大姑妈的儿子、我的大表兄也刚满7岁。亲人相聚抱头大哭，爷爷连声道谢：“兄弟你是俺老郑家的大恩人。”奶奶闻声赶来，一下子跪在院子中，双手合十，口中念道：“谢天谢地。”随即母子紧抱在一块儿大哭起来，大姑妈也抱着大表兄哭起来。父亲现在说起当年那场